



## 点燃舌尖

伍思群

# 酒飘仁岸豆花香

“老板，老规矩，来碗豆花，一瓶小酒！”

“您先坐，马上来咧！”  
当水天交汇处泛出鱼肚白，天地还睡眼惺忪时，赤水城里的豆花馆已经人声鼎沸了。九沟十八巷，每街每巷都少不了几个豆花馆子，馆子门口总挤满了人，馆外也安排上了桌凳。

无论何种工作、何种穿着的人，都是面前放碗豆花吃得热火朝天。

外地人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根本无法想象赤水人早餐吃豆花的情形：桌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花，嫩白光滑，筷子一挑，豆香四溢，在混合了各种调料的蘸水一滚一裹，白里透红、红里沾绿，光是颜色就让人垂涎欲滴；再放进嘴里，绵香嫩滑，麻辣在口腔里发散，鲜嫩在舌尖上逗留，熟悉的刺激点燃舌尖。喜欢小酌几杯的市民对这种体验乐此不疲，以至呼朋引伴地来个早豆花酒局，量小随意，客主尽欢。

豆花，是把黄豆用水泡胀，磨碎过滤出豆浆，豆浆加入盐卤或石膏凝结成非常稀软的固体，如白花凝聚，俗称豆花。豆花的奇妙表现在它的百变，可以是菜豆花、荤豆花、活豆花……

赤水豆花一般是活豆花。因散花压榨成形后，水里有花，花里带水，素净美观，食之滑嫩，筷子一夹，豆花便颤动起来，极具动感，谓之“活”。黔北一带，豆花是家常菜，其制作工序复杂，制作时间冗长，一般都是中午和晚上才会做来待客。赤水豆花最大的与众不同，则表现在“早”字上，这是由其地理环境及历史渊源变迁所造成的。

赤水早豆花的传统习俗，溯源于旧时赤水盐道船帮和马帮的“早吃豆花”。赤水是古时仁岸川盐运黔要道，商旅往来要津，常年船帮穿梭、马帮云集。船帮、马帮为省炊事之劳，赶早启程上路，实惠且耐饿的豆花饭便成了他们的首选。

赤水有俗语“新鲜饭、滚（热）豆花，吃了翻山行船不怕难”。因马帮、船帮常年在湿气较大的环境中生活，直面高强度的劳作、未知的险境、生计的艰辛，所以在吃早豆花时，往往会喝一点酒，用以祛寒除湿、振奋精神。早上吃了热气腾腾的豆花饭，肠胃里贴实的饱腹感、烈酒焚身的温暖，让他们有了敢与水斗、与天斗、与大自然斗的勇气与力量。

这样特殊的地理和生活环境，让早豆花饭越来越为人所喜爱，长久沿袭便形成了现在赤水“吃早豆花，喝早酒”的生活习俗。酒润豆香、鲜辣入喉，真是“豆花下酒，越下越有”，这“有”除了指好心情，更多是对好生活的憧憬。

豆花早酒是有讲究的。说到酒，便得从“集灵泉于一身，汇秀水而东下”的赤水河说起。因生态保护良好，河水甘甜清冽，催生了得天独厚的酿酒环境，千年商道、盐运河道及码头文化形态让仁岸沿途的酒厂作坊数不胜数，造就了赤水河“一河酱香飘万里、天造地酿皆同醉”的传奇之旅。

仁岸之酒，不管香型不管贵贱，道法天然，是糅进赤水河天地精髓的珍品，香弥四海。沿河畔生活的人，酒是传承的乡愁，所以早豆花下酒，别处难见，赤水人则习以为常。

豆花这道美食由豆花和蘸水佐料两部分组成。豆花蘸水用料之复杂、品种之多、内容之丰富，三言两语不足以说清道明。好的调味与豆花相得益彰，形成各种口味，咸甜随心、麻辣随意。喝酒的人吃豆花，也会根据自己喝的酒去调配不一样的蘸水，把豆花、蘸水和酒的香感激活到一个最佳状态，吃得痛快淋漓。

早豆花酒，经济条件普通的人，会选价格便宜劲辣的作坊烧酒、高粱酒；经济条件宽裕的人，会选绵长甘醇的酱香小瓶、茅台散酒，不同酒感能让豆花这道最常见的食物滋生出万千风味。现在的豆花早酒，脱离了以前为生计奔波喝酒去暖身提神的历史，

喝的是舒心和兴致，享受的是黔北这道美食与酒相融的情趣，是赤水早餐文化独有的风采。

豆花制作过程虽然复杂，但成品后食用方便。一大锅豆花在热炉上保持热度，够几十上百人分量，调味品虽多，也是一次到位，早、中、晚都能供应。豆花饭的价格，八到十块钱一份，豆花管加、饭管饱、蘸水添汤，客人什么时候来，都能随吃随走。

豆花馆里的豆花是素的，是主选，但一般会配以粉蒸肉、烧白等蒸菜或凉拌小菜，再佐以小瓶酱酒加选。豆花绵扎嫩滑、粉蒸肉热糯鲜香、烧白肥而不腻、凉菜爽辣开胃……不管与居家小菜相配还是与山珍海味相佐，豆花俱不损清白本色，居其真味，为其他滋味所不能盖也。上到富贵人家，下到挑夫走卒，都能丰俭随人，容天下人品味，自成大道。

很多在外的游子，回赤水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找家记忆里熟悉的豆花馆，来碗滚烫的豆花，配上黔北风味的蘸水，喝点醇厚悠长的酱酒，那些如浮萍一样飘荡的乡愁马上就落地生根了。

酒飘仁岸豆花香，盛世繁华逐梦行。把传承的美食随身携带，把满河酱香封存于心，把仁岸数百年的繁华沧桑一一收留，以岁月之名，煨时代新彩，豆花与酒，成了赤水河畔独一无二乡愁。

## 名城诗坛

陈章泉

# 嚼春

(组诗)

媳妇说  
菜羹越嫩越好  
凉拌清炒素菜一钵都可上桌  
抓紧了别让它散叶开花

像天空不断抛下雪花  
落地即化

折耳根要在响水河的细流中淘洗  
白白的瘦瘦的  
根是根须是须叶是叶

那团火  
已经在胸口燃起来  
年三十的火  
而今年 那块煤  
已经在老房的屋檐下沉默太久

青花碗碟 叶片血红清亮  
清明草和糯米粉  
伸手一握便软糯可口  
释放出幽远的药香

它依然像一座山  
挡住了一队蚂蚁运粮的路  
就像父亲那座坟  
老家在很远的那一边  
像两个词“从前”“已经”

香椿要去高枝上掐  
韭菜要去土边边上割  
“咯咯哒”是土鸡在竹林里提着醒

### 春风又绿江南岸

我们该去走一走了  
江的对岸是老家  
此岸彼岸是故国  
  
春风与宋代无异  
可能有几丝细雨，正好抒情

新笋正在破土  
老茶已经吐芽  
母亲催大家入席  
说赶紧了嚼一嚼春天的味道

水会涨高一些  
可能出乎我们的预料  
这又何尝不可

### 这个冬天老爸去了海南

那里的三角梅开得正艳  
那里的海水轻抚着沙滩  
那里的微风送来了椰香  
那里的老爸说  
海南的冬天就是好

那块石头不知道还在不在  
我们之间的故事  
当然无需更多的人知晓

海南的老爸腰板更直  
海南的老爸笑容更多  
海南的老爸脚步更轻快  
站在高原的孩子们都说  
去了海南的老爸更精神更潇洒

你弹去了我袖口的落红  
把远帆指给我看

海南的老爸  
电话里尽是海水的欢笑  
海南的老爸  
劝大家都去海南度寒冬  
海南的老爸  
说海南迎新年那叫一个好

小风来了 点点微冷  
两岸的颜色是深了一些

### 春天里传来打铁的声音

春天好打铁

看看中国之南的海南  
天也宽广地也辽阔  
云也深情草也含翠  
阳光洒金月亮赐银  
祖国的山河就是一个美

把生锈的理想摆上去  
把柔软的决定摆上去  
把变形的前景摆上去  
把手绘的脸谱摆上去

### 去年这个时候

我开始盘算回老家过年的时间  
日子一天一天  
像一道一道的梯坎  
那一步已经越来越远

把孤傲在暗夜里的星索摆上去  
把九万亩明晃晃的油菜花摆上去  
十里太短 百平方公里太窄  
铁砧生根 铁锤奋起

父亲也在盘算  
他撕下一张日历  
又撕下一张日历

一下 两下  
三下 四下  
打铁的声音  
新笋破土 火花飞溅  
一个向阳的春天  
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

春天好打铁

王宗伦

# 春天

(童谣三首)

### 春风姑娘

春风姑娘好灵巧，  
一把脱去厚棉袄。  
轻轻戴上红领巾，  
陪我一起上学校。

刺得冰雪屁股疼，  
脱了白袍换绿毯。

### 春天打开小书包

春天打开小书包，  
桃花李花往外倒。  
红的红，白的白，  
逗得蜜蜂来讨好。  
嗡嗡嗡嗡嗡嗡嗡，  
花儿听得眯眯笑。

### 草芽芽

草芽芽，像针尖，  
钻出地面来挑战。

## 文化走笔

钟金万

# 《数九歌》，连接寒冬与春天

“冬至逢壬数九，夏至三庚入伏”，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谚语，其中冬至逢壬数九的习俗，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流行了。

在我国传统文化中，“九”被视为极数，代表最大、最多或最长久的概念。从冬至后的第一个壬日开始，每九天算一“九”，依次为“一九”“二九”“三九”等，直至“九九”，共计81天结束。

现在，虽然多数人已经从冬至当天开始数九了，但是，冬至逢壬数九的方法仍然存在。数九的习俗不仅是人们度过寒冬迎接春

天的计算方式，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

说到春天来临，人们自然想到的是二十四节气之首的“立春”。在遵义很多地方，老百姓将“立春”称为“打春”。打春，本来是一项重要的迎春仪式，后来，老百姓用它来表示或代表“立春”。传说古人用泥土、木头、芦苇和纸制成牛，将牛打碎，就叫“打春”，其寓意是吉年有兆、六畜兴旺、五谷丰登。

在宋代，州县都要在立春这天鞭打土牛，以祈丰年。宋代孟

元老《东京梦华录·立春》：“立春前一日……置春牛于府前，至日绝早，府僚打春。”宋代晁冲之《立春》诗：“自惭白发嘲吾老，不上谯门看打春。”

农历，是我国的传统历法，也是在农业上使用的历书，通常被说成阴历或夏历。在古代，农业需要严格了解太阳运行情况，在历法中加入了反映太阳运行周期的二十四节气，便于农事活动。

农历以立春为一年的开始。遵义人民辈辈相传的“数九歌”特别有意思：“一九二九，怀中插手。三九

四九，冻死猪狗；五九六九，沿河看柳；七九六十三，路上行人把衣单；九九八十一，庄稼老汉田中犁。”

谚语说：“春不离五九，秋不离三伏。”这里的“春”，指的“立春”。在农业科技不发达的年代，庄稼收成的好坏，与立春在“五九”中所处的时间密切相关，比如“春打五九末，谷子空壳壳。”又如“春打五九头，农夫吃饭无忧愁；春打五九中，十间牛圈九间空；春打五九尾，一路吃来一路悔。”再如“春打五九头，连路吃，连路愁。”“春打五九尾，告花子断后腿。”



东方风来满眼春 (国画)

陈潘林 绘